

【城市微旅】

华山的前世今生

□钟倩



▲赵孟頫笔下的华不注山

诗人李贺有言，“遥望齐州九点烟，一泓海水杯中泻。”站在千佛山“齐烟九点”坊处的地方，向北能望见卧牛山、华山、鹤山、标山、凤凰山、北马鞍山、粟山、匡山、药山九座孤立的山头。满山松涛，起伏跌宕，呼应着碧波轻涌，绘就出一座城市的水墨长卷。

其中，凭借一战役、一幅画、一首诗而坐拥“济南第一名山”的华山，成为古往今来人们竞相攀登的一座名山，人气不减，今年国庆长假期间一度跃升为济南“网红”打卡地。

华山，原名华不注，最早的史料记载见于北魏时期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的精彩描述：“单椒秀泽，不连丘陵以自高，虎牙架立，孤峰特拔以刺天。青崖翠发，望同点黛。”在《历城县志》也有记载，“华不注山，独立平楚中，秀削孤清，苍翠湿人眉眼。”湿人眉眼，更启人人心地——“齐之山川，独华不注最知名。”华山，称得上这样的盛名，清朝以前为济南三大名胜之一。华不注，出自《诗经·小雅·棠棣》，诗曰：“棠棣之华，鄂不韡韡”。“华”同“花”，“鄂不”即“萼附”，亦即花蒂。山名“华不注”，俗名花骨朵，意为此山如花朵附注于水中。

先说一战役。华不注，又称“金舆山”，因当年齐侯顷公的金舆车路过得得名，这还得从五大著名战役之一的齐晋鞌之战说起。鲁成公二年，也就是公

元前589年的春天，齐晋两国交战，齐顷公亲率大军在“鞌”与晋军决战。齐顷公志在必得，声称“灭此而朝食”，甚至没有给战马披挂铠甲就参战，结果“齐师败绩”，齐顷公被晋军追逼，“三周华不注”。危急关头，大臣逢丑父果断与之更衣换位，并佯命其到山脚的华泉取水，被树枝挂住而贻误战机，齐顷公才趁机逃跑。山脚下的华泉正是将士们口渴取饮的地方。从此，逢丑父冒着生命危险忠心救主的事迹载入历史典籍。

后来，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游览华不注，作诗《华不注山》：“高标特起青云近，壮士三周战气酣。丑父遗忠无处问，空余一掬野泉甘。”他为丑父事迹不被彰显而不平。而清代赵执信来到华不注，也深切缅怀丑父的高尚人格：“欲寻丑父易位处，华泉之水今独清。”

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在于山水之间回荡着的浩然之气，华山便是最生动的人文写照。

山不在高，水不在深，在于山水之间埋葬着的忠孝之魂，华山便是最厚重的历史橄榄。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孔子的弟子、“二十四孝子”之一的闵子骞最早葬于华不注山下。“单衣顺亲”“鞭打芦花”的故事，在齐鲁大地上流传已久。小子骞跪求父亲的场景，不知令多少人感动落泪，“母在一子寒，母去三子单。留下高堂母，全家得团圆。”父亲的粗暴，继母的狠心，更反衬出闵子骞的善良和宽厚，如宋人的称赞，“闵氏有贤郎，何曾怨后娘。尊前贤母后，三子免风霜。”他的至忠至孝，最终融入华山的歷史肌理和文化血脉中，福泽后代。

再说一幅画。某个秋高气爽的午后，赵孟頫和爱妻管道升外出闲逛，不觉中来到鹤华桥，他举目四望，被远处鹤、华二山的迷人景色所倾倒，两人喜出望外，畅怀淋漓，夕阳遍洒大地，才恋恋而归。偶然的一次邂逅，却成就了一个梦。赵孟頫回到家乡吴兴（今浙江湖州市）后，一天，他和好友们相聚在一起饮酒作诗，说起游览过的名山大川，他对济南的山水盛赞连连，提及鹤、华二山，一座浑圆敦厚，一座尖耸入云，两座山峰形态迥异，穷尽山之美貌巍峨，在座的为之神往，唯独周密低头不语，他询问才得知内情。周密常年居在江南，

祖籍却是齐州历城，“我虽居吴，心未尝一饭不在齐也”。他自称“历下周密”。应周密之邀，赵孟頫取来画具，提笔挥毫，凭着脑海中的记忆，绘制完成《鹤华秋色图》，后来成为传世名作，清代传入宫廷收藏。

赵孟頫在题跋中书道：“公谨父齐人也，余通守齐州，罢官归来，为公谨说齐之山川，独华不注最知名，见于左氏，而其状又峻峭特立，有足奇者，乃为此图。其东则鹤山也。命之曰鹤华秋色云。”一幅画，一段情缘，最终都入了梦境。

还有一首诗。当数李白的名篇《古风·昔我游齐都》，“昔我游齐都，登华不注峰。兹知何秀俊，绿翠如芙蓉。萧飒古仙人，了知是赤松。借予一白鹿，自挟两青龙。含笑凌倒景，欣然愿相从。”毫无疑问，李白是华山的第一代言人。华不注是天下独一无二的，李白也是天下举世无双的，他把华山比作水中的荷花，诗意袅袅，醉人心房。华山不是海拔最高的山，却是最令人神往的山，老神仙、赤松子、白鹿、青龙等意象，又为这座山披上了梦幻缥缈的外衣，使人浮想联翩，精神超拔。

其实，古时华山名气甚大，无数名人志士纷纷登临，留下璀璨的诗篇，元好问曾咏叹：“华山正是碧芙蕖，湖水湖光玉不如。”王恽客居济南，留给后世一篇《游华不注记》，他从水文角度细描，“悉为稻畦莲荡，水村渔舍，间错烟际。”施闰章登高寄怀，“峻嶒孤障逼天愁，绝顶横看沧海流”。后来，康有为来登华不注，大赞“南京钟山紫金峰，北京翠微山、煤山，扬州的七星山，苏州的横山……然山水之美皆不如华不注也”！

固然，康有为“诚宜移都会于华不注前”的设想今天没有实现，但是，令人无比欣喜的是，伴随华山片区的规划建设，生态湿地公园初露芳容，光华大道已经铺就，华山湖面基本成形，昔日山水相映，云润雾蒸“鹤华烟雨”的盛景将指日可待。

我不禁想起孔孚先生的诗句，“它是孤独的/在铅色的苍穹之下/几十亿年/仍是一个骨朵/雪落着/看它在使劲开。”《飞雪中远眺华不注》华山在使劲开，好像每一位登临的游客也跟着使劲开，成为华山的一部分。

【实录】

从蛋品厂到罐头厂

□李京基

如今说起济南罐头食品厂，好多人不知道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既然不知道罐头食品厂，就更谈不上济南蛋品厂了。

我是“文革”后第一批被分配工作的在校学生，于1970年12月25日到位于经二纬十路539号的济南蛋品厂报到。填写的《职工登记表》中有参加工作与参加革命工作两栏，后来我慢慢地领会到只要在国营企业单位工作，就是革命工作。

一进厂门，看到院子里摆满了码放整齐的木箱，箱子里都是苹果、梨等生产原料，却不曾有人去拿一个，厂风端正，民风淳朴，可见一斑。

我被分到出口苹果干加工车间。对于初出校门的我来说，上夜班还是第一次。寂静的夜空，满天的繁星，品味着略带鱼腥味的清新空气，心里竟泛起一阵阵兴奋。苹果经过去皮去核，修去残留表皮，横切成厚10毫米的薄片，穿到竹竿上再放到热风循环干燥烤房内，干燥20余小时后就做成了苹果干。每班要加工一万余斤苹果，每箱重50多斤，一个班下来要搬200余箱苹果。累得手腕生疼，胳膊都抬不起来。那个时候，很少有人骑自行车，都是靠“11路”也就是迈开双腿步量大地。上白班下夜班时还好，都是白天有公共汽车可以坐，到了上夜班下中班就惨了，只能跑着，即使有公交车，大部分还是舍不得坐车花那五分钱。

“越冷越和弄水，越热越干高温”，这是食品加工的一大特点。那时候的冬天很冷，常常是“屋外大雪飘飘，大地冰冻雪封，屋里冰水满地”，加工苹果离不开水，有时洗干净的苹果上结满了冰碴，手一接触苹果，如针扎一样，冻得生疼。每到夜班的凌晨三四点钟，人困马乏，身为共产党员的班长带头唱起革命歌曲：“下定

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……”一时间大伙儿齐声附和，工作劲头高涨。

蛋品厂以加工出口蛋黄粉、鸡蛋粉及蛋白片为主导产品。蛋白片则是制革、制版、照相、印刷等行业必不可少的原料。加工过程中，对环境卫生、个人卫生要求相当严格，生产车间每天要用乳酸熏蒸的方法进行空间杀菌消毒，严格实现无菌化操作。工人每年都要体检，除常规检查项目外，还要用一根长约30厘米的玻璃棒蘸取体内粪便检验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。带菌者是不能参加生产的。对于每年一次的这种体检，很多工人都很怵头，肚子里不好受的滋味要半天才能缓过劲来。

操作工人每次进入生产车间前，首先要洗澡，从内到外换上全套的工作服、帽子和鞋，戴好口罩。个人衣物饰品一律不准带入车间。在车间入口处，有专职卫生监督员检查督促人们剪去指甲，用毛刷去除指甲缝里残留的污垢，然后将双手浸入75%酒精溶液内浸泡。消毒后手不再接触任何物品，就连挪动工作凳也要用脚蹬。正是这繁琐而严格的规章制度，使职工对食品卫生、产品质量特别重视，培养了强烈的工作责任心，一丝不苟、认真操作的良好工作态度。

直到1976年左右，鸡蛋制品停产，工厂加大了罐头食品生产的投入。1980年初，正式更名为济南罐头食品厂，成为一个中等的专业罐头食品加工国有企业。生产的罐头食品有肉类、水产类、水果类、干果类和蔬菜类五大品种系列。

说起罐头不得不说的是芦笋罐头。因为芦笋罐头的生产，成就了罐头食品厂发展过程中一个鼎盛时期、一个辉煌的阶段。据报载：1984年全

国芦笋罐头年产量达到千吨，而1985年我们一个厂芦笋罐头的产量就达到了一千吨以上，到1988年芦笋罐头产量达到四千多吨，加上其他罐头，年产量接近万吨。芦笋罐头多次在国际上获得金牌、银奖等诸多荣誉，成为济南市创汇大户。

“轻工不轻、重工不重”，这是人们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。芦笋罐头生产也打的是“人海战术”，生产旺季雇用季节性工人多达三四千人。每到吃饭时间，院子里、饭厅内，甚至是厂子附近的大街上，到处都是白晃晃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工人。“只有上班的点，没有下班的点”，这是车间生产工人熟知的生产作息规律。为了保持原料的鲜嫩，原料基地的农民每天早早地就要采收芦笋，经分级、装箱、过磅后，运到厂里时一般都是中午时分。车间生产分为两班，忙的时候要24小时连轴转，两班干对头，当天进厂的原料当天必须加工完毕。在生产线上紧张忙碌一天下来，可见轻工真的不轻啊！1988年5月10日这一天更是创下了日产芦笋罐头89.9吨的最高水平。现在回想起来，仍觉得难以置信！

日常罐头产品检验都是车间和厂检验科二级检验，出口罐头还要申报国家进出口食品检验局检验。每天上班后第一大任务就是车间质检组对前一天产品开罐检验，检测产品感官、风味、内容物含量等各个指标，用检测后的数据来修订当天的生产指标参数，指导生产。开罐检测后的铁罐都报废了，看着也是心疼不得了。每到开罐的检验时间，我们也会前去品尝罐内食品，大快朵颐，尽享美味。

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依然对厂子里的工作经历难以忘怀，更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些曾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。

【城记】 吃了柿子 不感冒

□韦钦国

济南的许多地方流传着“霜降到，柿子俏，吃了柿子不感冒”的谚语，意思是说霜降前后是吃柿子的时节，而且柿子有药用价值，可防治感冒。

柿子树在济南很常见，山区的田间地头、院落村角、山坡荒岗……到处都能看到，或成片成林，或单棵独立，或三五相伴，高低错落，叶稀果稠，煞是招人。

济南柿树栽培始于宋代，早年主要集中在玉函山及千佛山一带，以大盒柿而知名。玉函山盛产的磨盘柿就以“个大、汁浓、味美”名闻乡里。

清代学者王贤仪在《辘环杂录》中记载：“济南城南玉函山中出产各种各样的柿子，十月柿子成熟后乡民到城中发卖，又做成柿饼，成为乡中唯一的出产品。”许多读者有所不知的是，以前千佛山庙会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就是“柿子会”，原因就在于重阳节这天千佛山举办庙会，邻近村民扁担挑着，肩膀扛着，手里提着，小心翼翼地将柿子运至千佛山山路两旁，供游人和赶山会者挑选，卖柿、买柿、品柿的热闹程度甚至超过了山会本身。

柿子营养丰富，含糖量高，并含有多维生素矿物质。《本草纲目》载“味干易气平，性涩能收，故有健胃涩肠，治咳止血之功”。这与本文开头的那句谚语相互印证。柿叶也有很高的营养价值，有人制成了柿叶茶饮用。随着人们对柿子营养价值理解的加深，柿子种植不断蔓延，长清武家乡就有柿树近200万株，成为山东省最大的“柿子之乡”，素有“绿色武庄，齐鲁柿乡”的美誉，已连续多年举办柿子节。

以前，每逢十六里河、东八里洼大集，就有不少南部山区的村民提着竹篮或开着三轮车到市区售卖柿子。平日也偶有老人拉着平板车候在小区门口，与市民一边拉呱，一边卖柿子，老人们多半会非常厚道地表示，“先尝后买，不买也不要紧，自家树上结的，不卖掉地上也就‘瞎’了。”

人们常说，过犹不及，柿子虽好，但食之不能过量，食后不能立即喝开水，亦不能与酸性食品同食，因为柿子中含有鞣质，遇酸可凝结成块而引起“胃结石”。古医书也有：“凡柿同蟹食，令人腹作蟹泻”，这是有科学道理的。

投稿邮箱：
qlwbhzb@163.com